

欽定魏書

卷之十  
八七九四



魏書卷八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

委言卷八十一  
及作  
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  
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  
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  
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  
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  
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旣而跋止什門什門  
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旣見拘留隨  
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  
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

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  
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  
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  
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  
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  
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  
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  
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斂祔率禮無闕自

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  
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  
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  
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  
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  
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  
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  
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  
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  
二  
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勅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  
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  
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  
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  
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  
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  
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  
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



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兵脇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

委書卷八十七 列傳 四  
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  
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  
在軍喪亡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  
總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  
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  
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  
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

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諡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  
叛悅息肫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  
終無漏泄肫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  
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  
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  
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  
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

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欵以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  
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  
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  
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  
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  
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  
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

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  
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  
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郟蚪遣長  
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  
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劔未  
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  
豈若歸欵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  
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  
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 九  
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  
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  
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  
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  
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  
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  
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  
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  
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

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閻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

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  
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  
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  
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列傳第七十五○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于什門等傳敘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首九字訛舛不可推尋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魏書卷八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侑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

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  
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  
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  
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  
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  
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  
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  
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  
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立朔

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  
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  
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  
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  
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  
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  
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  
聞而嘉歎太宗卽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  
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  
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臯侯諡曰

宣

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將軍平臯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  
州刺史諡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  
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  
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  
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  
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

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郟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

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  
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  
以孝聞與弟道瓊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  
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  
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  
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  
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精  
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  
景旣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



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  
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  
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  
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  
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  
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  
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  
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  
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  
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

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  
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  
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卽見  
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  
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  
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  
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  
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  
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  
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

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勵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  
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  
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  
曰案慶胤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賑恤饑  
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  
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  
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卽理謂合  
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  
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

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旣屬聖明是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垂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掄平蕭衍掄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  
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

徽音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努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稍等修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  
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赭陽  
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  
始中遷漢陽太守竝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  
南秦軍前招慰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  
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軍陰  
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勅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  
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  
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  
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  
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



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

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侏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竝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

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  
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  
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  
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  
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  
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  
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  
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諷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

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爾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竝爲擿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

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堪稱職又行晉州事旣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刪秦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

畫一旣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  
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  
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  
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  
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  
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  
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  
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  
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  
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

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  
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  
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  
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  
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  
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  
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下手之日母恩卽  
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  
夏食椹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  
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



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

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碁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旣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  
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  
母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  
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  
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  
而子有隱母之義旣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  
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  
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  
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旣有念母深諱之

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於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旣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

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諡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

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  
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  
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踏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  
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  
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  
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諡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  
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  
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袞興謠兩岐致詠皆由

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  
淑竝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  
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  
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  
事爲闔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  
卒遂冒養淑爲子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  
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  
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 十五  
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爾朱汝歸  
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大中大夫  
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  
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  
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空從事中郎興  
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  
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  
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  
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

闕

乾隆四年校刊

鬼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七

魏書卷八十八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竇瑗傳遼西遼陽人○遼陽北史作陽洛本書地形志  
遼西郡領縣三有陽樂無遼陽今下文以軍功賜  
爵陽洛男証之應從北史但陽樂陽洛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魏書卷八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

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  
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  
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  
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  
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  
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  
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  
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  
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

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  
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  
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  
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  
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  
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  
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  
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  
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

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  
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  
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  
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  
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  
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  
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  
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  
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  
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尙書外都大官後爲使



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

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爲兩宅  
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  
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  
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鑠  
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  
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  
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炙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  
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實不輟及臨自盡沐  
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  
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

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  
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  
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  
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  
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弈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  
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  
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蓀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  
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  
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

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旬月之

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旣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寮吏  
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  
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  
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  
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  
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  
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  
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  
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  
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

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  
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  
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尙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尙書右丞爲西道行  
臺至高平鎮遇城飜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財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  
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  
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  
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

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  
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  
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  
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  
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  
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  
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旣資前稱又藉此  
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  
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

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  
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  
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  
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  
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  
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  
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  
狀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  
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  
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



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  
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  
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社復被起爲光祿  
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  
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社便斬  
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  
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  
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諡曰社志存埋輪不避疆禦及贊  
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  
仁謹依諡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諡爲景侍中侯剛給事

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諡  
準行必當其迹按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  
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諡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  
端臺龍上言竊惟諡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尙書銓  
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  
然後下寺依諡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  
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  
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

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  
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諡法布  
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社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  
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尙書李韶又述奏以  
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  
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  
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  
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

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并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遲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

元義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卽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

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尙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漢書卷八十七

○

○

○

○

○

○

○

○

○

乾隆四年校刊

鬼書卷八十九

七

魏書卷八十九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列傳第七十七○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張赦提傳今臺使心協前事威逼部下拷楚過極○心協北史作止挾心字應從此書挾字應從北史



魏書卷九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睦夸

馮亮

李謐

鄭修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爲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

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  
遠哉今錄眭夸等爲逸士傳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  
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  
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  
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  
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  
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  
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  
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

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  
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  
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  
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  
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  
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  
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  
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  
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  
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

能更容眊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  
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  
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

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  
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  
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  
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  
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  
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



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勅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旣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勅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斂以衣帟左手持板右手

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

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  
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  
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  
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  
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  
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  
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  
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  
典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  
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倚撫

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  
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  
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  
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  
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  
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  
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  
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  
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  
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

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  
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  
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  
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  
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  
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  
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  
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  
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  
全正可謂旣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

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

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  
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  
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  
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  
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  
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  
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  
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  
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

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  
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  
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  
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  
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  
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  
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  
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  
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



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

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

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亘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

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  
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朴  
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  
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  
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  
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  
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  
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  
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

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  
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  
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  
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  
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  
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  
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  
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  
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  
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憲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

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  
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  
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  
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  
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  
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  
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  
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辨析隱伏垂盈  
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

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日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  
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  
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  
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  
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  
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  
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  
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  
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



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  
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  
字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  
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  
殄悴之哀儒主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  
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  
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  
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  
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

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  
專意立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  
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修  
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  
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  
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眚夸輩忘懷纓冕畢志  
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  
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魏書卷九十

魏書卷九十考證

列傳第七十八○魏收書亡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傳  
論

睦夸傳以時展勤○勤北史作覲

魏書卷九十考證

魏書卷九十考證

魏書卷九十考證

魏書卷九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修

徐謩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歷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  
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  
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  
知名於時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  
後乃赦之太祖愛其技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  
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  
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爲角蟲將死時太  
祖旣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  
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爲  
黃門侍郎兄弟竝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  
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



告崇與懿叛又與闕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  
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爲實還次晉  
陽執崇兄弟竝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  
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  
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尚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  
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  
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  
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  
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  
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  
史令數見訪問神麤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  
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  
而不能鈎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嘗著  
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  
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  
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  
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能不  
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閭闔晨鼓  
而蕭瑟流火夕曠以摧頽游氣眇其高舉辰宿煥焉華  
布觀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  
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  
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愾然增懷不覽  
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援管

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

陟昇遐遠九霄九天也

九觀紫宮之

環周嘉帝坐之獨標

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

獨標也

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

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

上迢迢高遠之貌

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

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

帝之所乘躡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鑿機

衡南覩太微

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

三台皦皦以

雙列皇座罔罔以垂暉

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

皦皦罔罔皆星光明之貌也

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

三台

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台下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闈門宮中之

門也 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 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皆相位次也 仰

見造父爰及王良 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

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一名郵無 傳說登天 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

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 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

人圖畫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在龍駟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

者死而精上為星水北曰織女 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 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

而舒光 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 五車亭柱於 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

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 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

河六星俠東井東西 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 遙相對故曰相望也

不悉置 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疎之貌羣位謂天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

乾隆四年校刊 鬼書卷九十一

各有所典罔無悉盡言無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儲貳謂太子一

不盡備官職亦有之也星在帝座北三吏三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

言謂尚書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皆

獻可替否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

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昂畢間近月星陰陽之

國旄頭氈褐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

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

氏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

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昂

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  
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  
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左則天紀槍梃攝提大  
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  
在北斗杓東天楛五星在女牀

東北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為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

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大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房心北庫樓炯炯

日騰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磔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

帝座一星在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

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

微西南角外靈臺丈人極陽而慌忽子孫嘽嘽於參嶠

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

其中子東詩曰嘽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天狗接狼

以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鷄一星

故曰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

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

次皆秩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鈞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

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記內平秉禮以伺邪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鈞陳右傍

天牢禁愆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

失則懲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

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

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桂衣珠珮人星麗玄以閑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

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

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趣向墳墓



故曰河鼓震雷以碻磈騰虵蟠縈而輪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

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碻磈騰虵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虵

故曰於是周章高昞還旋辰極辰極北極既覲鈎陳中禁復

覲天帝休息鈎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卧而游也

漸臺可昇離宮可卽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

室相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卽就也禮記曰卽宮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

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為飲燕之事故建牙旗為擲女

牀二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左右故言關雎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

列窈窕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

之色也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

乾隆四年校刊

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

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江河炳著

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

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冷龍魚擣光以

暎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為

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

奏彼絲竹為帝娛懽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府典掌

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暉爛虎豹熊羆

四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

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  
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  
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

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  
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

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  
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

南諸列國之名  
凡有十二星也  
雷電霹靂雨落雲征  
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

星在土公西南雲  
雨四星在霹靂南  
陳車策駕於氏南天駟騁步於太清

陳車三星在氏南  
房星一名天駟  
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

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  
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  
內

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  
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理二星在紫微

宮中太一天一各一  
星相近在紫宮門南  
柱下著術傳示無窮  
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

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星

在紫宮西  
南角外  
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  
天船九星在大

陵北積水一  
星在天船中  
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

玄風  
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  
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

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闕死遭陰德之  
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

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  
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

恢恢太虛寥寥帝庭  
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太微

也宮  
五座竝設爰集神靈  
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

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  
含樞妊位中央五帝各異竝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

孝經援神契曰竝設  
神靈集謀此之謂也  
乃命熒惑伺彼驕盈  
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

太微受制伺無道之  
國故曰伺彼驕盈也  
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

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  
星在東北東井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經金火熒惑太白也  
七宿謂關方七宿

天文謂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為言  
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

也出曄曄昱其竝曜粲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覩夫

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  
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

惟堯則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

鄭國有事則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

變見角亢也故稱繽紛飛流星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妖

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

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女屬齊申為晉分梓慎見  
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虵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

乾隆四年校刊  
鬼書卷九十一  
列傳

歲星次天津於立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  
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立枵龜蛇之類歲  
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星宋鄭  
之分梓慎見蛇乘龍知饑在宋鄭然裨竈以為周王及  
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  
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  
各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也

於衝午

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  
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衝午謂虛宿

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裨竈  
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衝午

乃有欽明光被填

逆水府

昔堯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  
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

洪波滔天功隆大

禹

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  
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

禹錫立圭  
告厥成功

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

言堯遭洪  
水致填星

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爾也

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立

之內難以熒燎覩

言立理微妙不可知見也

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

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

至精感上而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擣朗昔衛先生為秦畫策

於長平昭王疑而不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魯陽古之

信太白有食昴之變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

賢人以手麾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

日能再回也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

相厚善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斯皆至感動於

神祇誠應効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

言三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星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謹以示人也

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

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

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

乾隆四年校刊

牽牛中旦觜觶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  
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  
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  
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為水影短  
為旱也 陰精乘箕則大飈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陰精

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  
雨雨三日為淫雨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言雲譬有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從龍

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 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

儀回運萬象俱流六虬六龍易日時乘六龍北斗俄其

西傾羣星忽以匿幽幽暗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

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

轉過周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

而過匝故曰浹旦而過周也



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

觀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疑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

視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

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

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

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

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

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疇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

於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

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王遂共戮力來投齊地

也 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 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

熒惑退舍而延二十年 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 昔漢祖入秦五星聚

於東井 爾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 相佯倘佯也尚書秦之分 日歷象日月星辰尋

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

昏世 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 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

彗 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

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形 恒不見以周衰枉虵行而秦

滅 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虵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

書 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 言天以冥應立象為變要由人事豈妖災

而已 誠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 言庸君闇主立象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

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  
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  
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

先哲

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闕七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

先是太祖太宗時

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  
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竝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  
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  
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  
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卽時應至隆宗先信  
之遂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  
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  
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

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  
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  
集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  
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  
泰中爾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  
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  
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  
學善天文算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  
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

渾天歌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  
竝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  
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  
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  
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  
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  
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  
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  
七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

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  
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輿從求九章要術輿字  
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輿時將臣南  
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輿卽北還臣獨留住依  
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  
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  
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  
化立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  
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  
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

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齋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

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  
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  
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  
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  
加年夕齒頹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填仆溝壑先帝遺志  
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  
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卽班用其  
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讐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跟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竝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

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  
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  
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  
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卽促早上馬遂  
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  
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  
日內必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  
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  
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

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譎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齋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旣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高祖時有渤海高道珽清河趙法暹並有名於世世宗肅

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  
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立智雍州人潘捺竝長於  
陰陽卜筮故立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  
賈元紹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  
殊竝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  
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  
用耿立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  
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  
至秀容因事爾朱榮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

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爲兇捍遂令靈助兼尚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爾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尚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

之將士騰躍卽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爾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爾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已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八鳥村遂刻氈爲人  
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  
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  
助唱言爾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  
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  
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  
侯淵爾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  
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爾朱亦必滅  
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  
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  
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  
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  
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  
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  
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



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大守式少  
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  
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殄寇將軍符  
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  
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  
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  
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  
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  
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  
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

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  
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  
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  
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  
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  
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  
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

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

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

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  
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  
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  
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  
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  
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  
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  
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  
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  
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

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  
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  
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翫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  
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  
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  
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  
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  
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  
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

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廁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旣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



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  
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  
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  
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  
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  
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  
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  
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  
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  
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

疑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  
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  
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  
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  
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  
酒崔浩進討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

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竝受封爵清河李渾亦以善鍼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修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  
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  
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  
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賞  
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  
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  
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  
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

史

子天授襲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謩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謩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

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謩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謩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謩于上席遍陳餽觴于前命左右宣謩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伸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大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

乃令沉勞勝愈篤察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  
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疾數朝錢爵大墜况疾深於曩辰  
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  
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

闕二字

準舊量今

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  
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  
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  
出驛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  
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資竝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  
發動嘗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

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蹇隨  
梓宮還洛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  
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  
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  
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  
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竝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  
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敘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謩及顯等爲后診脉謩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

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効因是稍蒙眊識又能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愼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

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誼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旣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壘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旣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閤以刀鏃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爲吏

委書卷九十一 及傳 三十一  
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  
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卽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乃  
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  
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  
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沙門教以素問九  
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  
療彧針之抽針卽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  
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  
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彘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  
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  
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寫書爲業而  
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  
愛其文用遂竝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  
庇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  
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  
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爲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  
沖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

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績爲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間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

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剗繩尺碎劇  
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  
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  
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諡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  
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  
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  
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  
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  
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竝

魏書卷九十一  
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蕭蹟蹟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竝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第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



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  
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  
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  
周澹李修徐審王顯崔或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  
少游以剗刷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魏書卷九十一

一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列傳第七十九○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

張淵傳爰及王良注王良九方湮之子○莊子作九方歎

江式傳三曰諧聲○諧監本訛形各本同今改正

正左辭三日撰筆○黃溫本指漢谷本同今楚五

燈

張賦辭受又王夏王夏王夏水次國之千○孫子非水

而其史全用周禮書藝游辭備

其辭全出非史又小史史引歸衣非其史藝游辭備

賦辭策子十六○五卷王融以前歷代書書對其辭史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魏書卷九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列女第八十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嫫訓  
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  
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  
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  
可知者爲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  
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  
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  
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道卓已死哀泣不輟諸  
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

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

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

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

其一

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

其二

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旣弘

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邁止一幕

其三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

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

戚長懷

其四

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鑽就刑身分土壤千

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

其五

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

驗之殞身是効

其六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

則輕結忿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

其七

茫茫

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

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其八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



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

啓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  
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  
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  
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  
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云祖母  
房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  
曰爰及處士邁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  
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  
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郇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讐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司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  
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  
脩明竝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  
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  
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  
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  
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  
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  
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  
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

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媵幣旣畢未及成禮兕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

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  
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  
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闔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  
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  
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  
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  
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  
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  
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

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頌亦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

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疏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勅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



守要便激厲文武安尉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令曰鴻功盛美實宜垂之永年乃勅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

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隨襲齊受禪爵例降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

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  
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  
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  
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  
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  
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類也  
李旣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  
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  
爲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  
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  
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  
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  
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  
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媾未踰月而  
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  
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各護寡女不使歸寧魯  
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

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榜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二

碑傳古今同尚同合本原亦左

魏書卷九十二考證

魏書卷九十二○魏收書不全

魏溥妻房氏傳所以抱怨於黃墟耳○墟北史作墟黃  
墟黃泉也若黃墟乃地名

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臣人龍按本書列

傳自序魏悅卽收之祖也今據此傳悅爲緝之子溥  
之孫而列傳自序則云彥子歆歆子悅位濟陰太守  
竊謂收自紀其高曾之名不應兩傳迥異殆序傳本  
闕亦後人所補故舛訛若此耶





魏書卷九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恩倖第八十一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節貌邀眇眇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

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  
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  
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  
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  
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  
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  
朋詩人是爲疾羣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  
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  
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  
態備禍福之由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  
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  
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  
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諡曰敬叡少傳父  
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  
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  
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  
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  
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  
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

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闔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

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帷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

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爲治之要其  
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  
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  
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叨  
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  
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  
八表旣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  
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  
役薄賦斂修福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  
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尋薨時年

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  
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  
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  
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爲叡立祀於  
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  
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讚京  
都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  
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又適  
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  
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別帳叡與張祐

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爲中散仍總中部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



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于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語在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

曰質

子忻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諡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  
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  
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  
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  
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  
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爾  
朱榮旣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  
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  
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

邑三百戶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  
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  
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  
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  
天睠訪讜辭於百辟詔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  
綸祇承兢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啓籙應期馭育萬物  
承綴旒之艱運纂織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  
上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  
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

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誣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忪忪惇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

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

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  
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  
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  
子暄子爲後

叡弟諶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  
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爲侯遷太常卿出爲  
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  
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克內侍自太和初與李

沖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  
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  
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  
太府少卿出為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  
襲

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  
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  
行臺郎中爾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  
奉莊帝之勲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  
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  
州刺史與和中卒

綽弟爽司徒中兵參軍

諶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  
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  
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

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  
驛慰喻咸卽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  
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  
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  
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  
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  
刺史諡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爲後

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爲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  
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泰州

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

洪壽弟疑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叡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諡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內侍御

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  
猶參密近爲齊帥從駕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  
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  
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  
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卽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  
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  
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  
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駭震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  
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  
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其宅世宗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遂至忿諍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

佐遂合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仲興是後漸疎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幹克虎賁稍遷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敘用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爲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妾隸克溢微榮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州

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謚都曹史積榮  
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  
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脅  
力世宗踐阼仍克禁侍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  
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有轉授歷員  
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  
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  
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  
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

于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  
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  
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  
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  
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宮脩又驂乘  
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  
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  
客姦掠婦女僕觀從者噂啗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  
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



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  
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  
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祇附於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  
規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  
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擿謀匿玉  
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  
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糾擿助攻治之遂  
乃詔曰小人難育朽棘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  
常侍鎮東將軍領扈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克臺皂幼  
所經見長難遺之故纂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

非所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濯兇昏日甚  
驟佞薦憍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方陵  
獵王侯輕卑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囂氣雄心仍懷  
鄙塞比聽葬父侈暴繼聞居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  
形勢妄生矯託與雍州人趙僧擽等陰相傳納許受玉  
卽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  
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雖欲捨之辟實  
難爽然楚履旣墜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改釁脩雖  
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  
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卽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

朕昧於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勅  
申沒以謝朝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檮蒲籌未  
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  
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先具問事有  
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  
素肥壯腰皆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卽召驛馬  
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  
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  
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  
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  
休若爲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  
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有姿貌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  
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克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  
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  
車皓奮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政  
皓眷賚日隆又以馬圈之勞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脩  
亦被幸妬害之求出皓爲外守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  
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訟理舊勲  
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

接皓忻然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感及趙脩等敗竟獲全免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啓求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旣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

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  
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  
詳勸彊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  
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  
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  
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  
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之勞更希進舉初脩皓  
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閣將軍劉胄本爲詳所  
薦常感詳恩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  
陷害旣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將

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掃靜  
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卽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  
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  
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  
初以罪賜死子姪徙邊

胄字元孫河間人始爲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  
郡與皓俱赴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敘用詳又  
爲啓晚乃拜將軍直閣

季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  
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

委書卷九十三 列傳  
兄爲朝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  
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爲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爲世宗典櫛梳義  
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敘不異  
掃靜妻義恭姊也情相遺薄室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  
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  
奉茹皓亦並加接眷而掃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  
略不歸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  
語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祕密世宗不豫  
義恭晝夜扶持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義



又有淫宴多在其宅爲嘗藥次御出爲東秦州刺史建  
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髭眉曉了恭敏司空  
李沖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  
走之役沖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於  
沖者時託之以自通高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  
世宗卽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  
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怡太  
和中歷郢州刺史停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

爲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  
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  
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  
入郊廟脩恒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  
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  
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荊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  
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荊州大中正邕弟  
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荊州也尚求解郡與  
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校尉邕祖嶽舊葬代京喪  
自平城還葬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世宗崩邕兼

給事黃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爲廷尉久不斷決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進飪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劔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

頌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  
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乖和朕屬  
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  
中辛勤行飢追遠錄誠宜先推敘其以剛爲右衛大將  
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  
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爲  
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  
許進爵爲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  
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  
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

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  
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  
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  
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  
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  
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致  
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  
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  
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  
隱避不引必須箠撻取其款言謂撻撻以理之類至於

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扑兼剛口唱打殺搃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日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訪代匡者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及領軍元乂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

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  
左右復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  
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  
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義之解領軍也靈太后  
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  
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  
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  
勤賞同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曾無犬馬識主之誠  
方懷梟獍返噬之志與權臣元義婚姻朋黨虧違典制  
長直禁中一出入迭爲姦防又與劉騰共爲心膂間

委言卷九十三 友傳 三十一  
隔二宮逼脅內外且位居繩憲糾察是司宜立格言勢  
同鷹隼方嚴楚撻枉服貞良專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  
不道深暴民聽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  
原封爵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  
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  
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  
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爲家世之基尋進後將  
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嘗藥典御燕州太中正興和  
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微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

魏書卷九十三 列傳  
將軍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爾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爲滎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歿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爲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

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乂之害懌也出爲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貌事乂大得乂意及乂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爲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起爲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承其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紇

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  
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  
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審正內實諂諛時豪勝  
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  
薄焉紇旣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  
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  
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  
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旣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驂  
騶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獻伯弟  
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

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  
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  
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  
奔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

王叡傳都督尉勞汾胡○尉北史作慰

徐紇傳獻伯弟季彥○季監本訛季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

徐詳轉豫州刺史李暹○李暹本籍李今世五  
王球轉嶺南督撫○徐詳其史亦據



魏書卷九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闡官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閤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品  
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

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旣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己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變遊宴之地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

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  
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  
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  
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  
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  
和正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正二人議以高  
宗冲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  
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  
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  
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

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  
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  
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  
書封馮翊王愛旣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摠戎禁坐  
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  
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  
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  
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  
欵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

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  
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  
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  
宮闈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  
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  
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  
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  
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  
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  
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闖人唯合與陛

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  
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  
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旣平綾羅戶  
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  
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  
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  
屬郡縣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  
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爲內  
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諡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鎮將初

洛齊貴盛之後廣益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爲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彬卽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禎時在內都主司品臣儼隸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諡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畧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  
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尋率鄉部歸化雲  
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  
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  
史世祖親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  
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  
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  
宗進請遂免霸爲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  
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



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爲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爲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爲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蒙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一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爲闡人因改名爲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

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  
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  
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  
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  
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  
佗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  
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  
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荆  
州選部監公孫遽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  
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

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顯祖疑之曰公孫籛且止籛最爲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專恣訢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出爲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

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  
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  
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  
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諡曰康黑養  
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爲後

熾字貴樂初爲中散襲黑爵後降爲公官至揚州安南  
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  
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爲定州與熾納鉅鹿  
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

滄州刺史

揆弟儁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爲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爲  
劉騰養息猶以闔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  
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  
小没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  
有智畧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  
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  
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  
小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

安縣子諡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  
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  
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  
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  
視如仇讐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門才兼任  
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  
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  
史鞏縣侯諡曰貞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關謀反逼  
脅孟舒等文邕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克腐刑以

忠厚謹慎擢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

闕四字

常侍儀

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出爲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爲內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爲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諡曰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侯復爲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諡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



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數蒙賜賚  
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  
贍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  
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夤致敬稱  
名呼之爲尊彥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  
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襲紹爵

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  
農久之除義陽太守爲司空劉騰諮議參軍散騎常侍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顥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顥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克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閹爲恥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爲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爲宮官事幽后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爲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

有季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名位積貲  
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  
誅祐克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  
騎常侍都縮內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  
左右供奉合旨寵幸冠諸闈官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  
軍進爵隴東公仍縮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  
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宅成高祖太  
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  
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

觀者以爲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  
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  
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  
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  
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諡曰恭葬日車駕親  
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  
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遷洛廢替二十餘年  
虛爵而已熙平初爲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義姊  
婿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爲肅宗采名家

女慶女入克世婦未幾爲嬪卽义甥也正光三年正少  
卿尋出爲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迥洛襲

抱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  
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卽家  
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  
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疑獨與母没入京都遂爲宦  
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  
被擢累遷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  
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

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遊幸疑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旣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退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

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畧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給奴婢三十口嶷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  
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鞫問皆與風聞  
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  
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  
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思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  
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嚮穢京墟老壽  
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闈人之室蒙  
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誠閨庭方恣其  
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  
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笥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  
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



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  
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  
三女並嬪貴室爲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  
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爲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  
俱爲羌中疆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  
改爲王焉自晉世已來恒爲渠長父守貴爲郡功曹卒  
遇旣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

爲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爲侯出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冲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馮氏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

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  
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  
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  
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  
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  
每逢寮舊具設餽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  
趙脩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勅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  
旨笞擊作人莫不嗟怒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  
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惻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  
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 十四  
始遇與抱疑並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厲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于遇時

苻承祖畧陽氏人也因事爲闈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廄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畧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畧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

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如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爲榮入爲大長秋卿未幾

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爲闈人文明太  
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  
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  
委授爲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  
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  
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  
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  
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昌伯爲羽林監直  
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爲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爲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諡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雲陽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

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克采  
召民女及還選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  
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之  
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靈太后  
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勲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  
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魏氏爲鉅鹿  
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  
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  
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嘗爲臨軒會其  
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克宮役手不



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持肅宗書密令防察乂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

於騰义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  
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  
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  
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  
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  
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賜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  
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  
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  
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  
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

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闔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  
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  
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  
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  
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  
宗末漸被知識得克內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  
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  
后之廢粲與元乂劉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  
殺乂也靈太后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

階下康生旣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  
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  
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旣弋黨威福亦震於京邑  
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  
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  
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  
后反政欲誅粲以弋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  
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資財  
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

範宮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爲中  
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  
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摠政出爲白水太守加  
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  
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  
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所司非要  
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爲御史所糾子遂  
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  
乃以範爲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  
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  
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  
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  
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  
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勅侍東宮延昌末遷  
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  
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  
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  
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  
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

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子肫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兄繼叔俱克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黃門鈞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溫於臥中

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旣居冢  
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  
朝徵還爲中常侍光祿大夫賜爵欒城伯安東將軍領  
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  
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  
欒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  
是改封武陽縣開國食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  
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罔哲襲齊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克闡人文明太后時王  
遇有寵鸞以謹敏爲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  
漸見眷職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  
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  
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  
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  
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  
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  
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掖久之除小黃

門以忤旨出爲潞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羌人舜明等據嶮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闕遂散出爲新興太守肅宗崩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卽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

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  
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  
侯如故初季以兄

闕

叔良爲襲季爵卒

子世胄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渤海蓆人也祖羽真君中爲薄骨律鎮副  
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  
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  
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  
梓故不爲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

魏書卷九十四 及作 三  
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宮  
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  
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太傅  
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  
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  
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  
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薨年六十二贈都督  
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

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津兄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  
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  
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  
散大夫孝昌中歷恒農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  
光州刺史還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  
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  
百戶津自有封乃啓轉於憑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憑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

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無贈

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荅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  
思逸少克腐刑初爲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黃門拜  
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闔寺而性  
頗豪率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  
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  
景嵩毛暢者咸以闔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黜了甚見知

遇俱爲小黃門每承間陳元義之惡於肅宗元義之出  
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卽戮義時內外喧喧  
云義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乃啓肅宗欲詔右衛  
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義妻知之告太  
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  
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爲小  
解然義妻搆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爲頓丘太守  
後復出景嵩爲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  
捕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  
責後爲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

死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四



魏書卷九十四考證

劉騰傳假言持肅宗書○持監本訛作又一本作侍亦  
誤今從北史改正

孟鸞傳黃十匹○北史作黃綾一十匹